

# 《漢書·藝文志》中孔子角色析論

姚道生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本文勾勒了孔子在《漢書·藝文志》中的角色：既是古文經學派衡量今文經可靠度的準則，也是衡量諸子學術文獻在治理天下和教化兩方面的功能的準則。〈漢志〉根據孔子的評量結果給各種文獻安排位置，展現成一份自成首尾的目錄：書籍之間各有統屬，從而組成了一個理想化的學術位階結構。

**關鍵詞：**孔子六學 今文經 古文經 諸子百家

## 一、引言：二十世紀後學者對《漢書·藝文志》中孔子角色的理解

班固（32–92）在《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總序的開頭概述了春秋末至戰國時期的學術狀況：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sup>1</sup>

對於總序這個開頭，古來學者一般都著眼於「微言」和「七十子」的訓釋，<sup>2</sup>論及當中的含意者不多。進入了二十世紀之後，情況才有所改變，當中趙紀彬（1905–1982）是較早論及〈漢志〉中孔子角色的學者。趙紀彬立足於〈諸子略〉看〈漢志〉總序，謂：「先秦諸子哲學皆起於孔子死後，亦即以孔子為中國哲學史的開山祖」；又謂：

班固在其以孔子為中國哲學史開山祖的看法之下，對於在傳說中早於孔子，而在事實上則出於去漢未遠所偽托的《老子》本書，不予著錄，寧非勢理所當然？<sup>3</sup>

- 1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三〇，〈藝文志〉，頁1701。
- 2 對於「微言」的解釋，主要不離李奇（生卒未詳，東漢末人）的「隱微不顯之言」和顏師古（581–645）的「精微要妙之言」，見《漢書》，卷三〇，〈藝文志〉，頁1701，注1。至於「七十子」，或引《史記·孔子世家》作注：「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見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卷四七，〈孔子世家〉，頁2347；或引《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注：「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見《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頁2657；或兼引之。張舜徽（1911–1992）認為「七十二」是虛數，見氏著：《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2。按：「仲尼沒」兩句引自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見《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頁1968。可以說，〈漢志〉基本上承用了劉歆（前50？–23）的觀點。
- 3 見趙紀彬：〈《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東釋〉，《史學月刊》1984年第1期，頁20–26。

與趙紀彬聚焦於〈諸子略〉不同，李零宏觀整部〈漢志〉，其說法也走得更前。李零認為「班志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它是從漢代思想來理解學術史」，並謂總序的開頭兩句「是講學術源頭。源頭是仲尼和七十子（孔子的 77 個學生）」，可是自孔子師棣去世之後，微言大義就結束了。<sup>4</sup> 李零沒有界定所謂「學術源頭」的具體意涵為何，但這個描述卻要比趙紀彬的「中國哲學史」涵蓋得更廣泛。溫浚源也認為〈漢志〉「開篇講學術源流，源頭是孔夫子和他的七十多個學生。在這一階段，古代學術以孔子為中心，七十子謹守孔門大義。」又認為：

〈漢志〉這種以孔子為中心源點的闡述，分之六略，於〈諸子略〉之下並有「九流十家」之說，並不是肯定六藝與諸子齊頭並進，而是認為「九流十家」都是孔子學說衰落之後的產物。<sup>5</sup>

溫浚源的說法又比李零走前了一步。不過，為何「以孔子為中心源點的闡述，分之六略，於〈諸子略〉之下並有『九流十家』之說」，就可以推論出〈漢志〉「認為『九流十家』都是孔子學說衰落之後的產物」？九流之首的儒家是「孔子學說衰落之後的產物」？抑或是孔門後學力保孔子學說不墜的產物？

趙紀彬認為〈漢志〉質疑《老子》是一部偽書，故不予著錄。然而漢人大都相信孔子曾問禮於老子，今天還保留了不少漢代的孔子見老子畫像，<sup>6</sup> 更有楚簡《老子》出土。可見至少在漢人眼中，《老子》未必就如趙紀彬所說的被認為是一部偽書，老子的學說也不應該晚於孔子，更不應該是「孔子學說衰落之後的產物」。除了老子，

4 見李零：《蘭臺萬卷：讀〈漢書·藝文志〉（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頁2。

5 見溫浚源：《〈漢書·藝文志〉講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頁1-2。

6 有關漢代孔子見老子圖像的研究，詳見邢義田：《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臺北：三民書局，2018年）；邢義田：〈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的社會思想史意義〉，《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5期（2017年），頁23-72。

還有管仲（前 725？– 前 645）和晏嬰（前 578– 前 500）。管仲早於孔子，晏嬰與孔子同時。漢人似乎也沒有懷疑過《管子》與《晏子》是否出於管、晏之手，按漢人的理解，管、晏的思想也不應該在孔子之後。可見諸子與孔子在〈漢志〉裡的關係，並非三言兩語可盡。

「開山祖」或者「學術源頭」都是尊崇孔子的稱謂。漢人固然尊孔，不過趙紀彬、李零等的說法恐怕會被認為不符合〈漢志〉的文本敘述，因為〈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和〈方技略〉都把各家溯源至周代王官，明言某家者流蓋出於某官、某職、某守。這就是後世所說的「諸子出於王官論」或者「學術出於王官論」。<sup>7</sup> 學術既出於王官，源頭就不可能是孔子和再晚一輩的七十子，然則孔子在〈漢志〉中的重要性究竟為何？〈漢志〉引用了不少孔子語，究竟又有何作用？

自 1917 年胡適（1891–1962）發表〈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後，學術界對於〈漢志〉裡所謂學術源頭的議題已有非常熱烈和深入的討論，這些討論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仍然持續，<sup>8</sup> 但對於孔子在〈漢志〉的重要性和孔子語的作用卻較少注意，以下試就此問題作一探討。

## 二、治國與教化當以孔子「六學」為準則：《漢書·敘傳下》對閱讀〈藝文志〉的提示

討論孔子在〈漢志〉中的角色，當然以〈漢志〉的文本為主。阮孝緒（479–536）謂〈漢志〉「因《七略》之辭」而成，<sup>9</sup> 可見班固

7 詳見鄧駿捷：〈「諸子出於王官」說與漢家學術話語〉，《中國社會科學》2017 年第 9 期，頁 184–204。

8 詳見翁聖峰：〈《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敘》析論——就五四以來的相關論爭入手〉，《輔大中研所學刊》1996 年第 6 期，頁 75–90。黃麗麗：〈試論《漢書·藝文志》「諸子出於王官」說（上）〉，《中國歷史文物》1999 年第 1 期，頁 61–73。劉巍：〈中國學術之近代命運〉（桃園：昌明文化，2018 年），第三章「經、子易位：『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及其效應」，頁 199–265。

9 阮孝緒《七錄·序》：「及後漢蘭臺，猶為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闡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傅毅並典祕笈。固乃因《七略》之辭，為《漢書·藝文志》」。見任莉莉：《七錄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2。

受劉向（前 77- 前 6）、歆父子著述影響甚深，是班固立說的根據。〈漢志〉的編纂方法自非班固首創，但在史書裡卻是新體裁，所以班固在《漢書·敘傳下》交代了作〈漢志〉的原因，而解讀〈敘傳下〉實有助於瞭解孔子在〈漢志〉中的角色。〈敘傳下〉如此描述：

虞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sup>10</sup>

「秦人」句以下所述的是秦漢以後之事，此前則是對上古至戰國的描述，當中也沒有以孔子和七十子作為諸子或者學術的源頭，只是說「六學既登」之後又不幸地「遭世罔弘」，當時已是「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的戰國之世。按照〈漢志〉與〈敘傳下〉的說法，七十子之後已經無人能繼，文化墮落了。今人所稱許的百家爭鳴，在《漢書》的描述裡是一片「殽亂」、「紛亂」，直到東漢末年應劭（約 153-196）的《風俗通義》仍然說：「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sup>11</sup>

〈敘傳下〉敘述先秦情況時提到的人物只有兩個：伏羲、孔子。伏羲畫八卦，作書契，儼然是文獻和文化的起點；而孔子則纂述「虞夏商周」之業，整理上古至周的文獻，儼然是文獻的頂峰。孔子在總結前代文獻的基礎上又有所開新：「纂」、「刪」、「綴」、作〈彖〉

10 《漢書》，卷一〇〇，〈敘傳下〉，頁 4244。

11 應劭〈風俗通義序〉幾乎全抄〈漢志〉總序：「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見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 1。

與〈繫〉、「立法」，<sup>12</sup> 都是孔子詮釋「六藝」時的工作，自有其大義存焉。「六藝」原是「官司典常」，<sup>13</sup> 但因為經過孔子的詮釋而成為「六學」，<sup>14</sup> 即「六藝」之學，故曰「六學既登」。「六藝」作為先王正典，固然關乎政；「六藝」作為孔門之學，則不僅關乎政，更關乎教。政與教兼備，於是孔子又成了文化的頂峰了。因此治國與教化當以孔子「六學」為準則。

這樣解讀〈敘傳下〉是有前代文獻為據的。《論語·子罕》謂：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sup>15</sup>

時人已稱許孔子為聖人了，可見孔子在世時已經享譽當代，<sup>16</sup> 而孔子的學術思想更是當時和後世政治人物論政的根據。《吳越春秋》載，吳太子友諫阻夫差（前 473 年卒）伐齊之時，言及齊伐魯之非，當中就提到孔子：

- 12 「彖系大《易》」中的「彖」、「系（繫）」都是動詞，指孔子作〈彖傳〉與〈繫辭〉以發揮《易》的意蘊。〈漢志〉：「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見《漢書》，卷三〇，〈藝文志〉，頁 1704。「因史立法」指孔子修《春秋》。〈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見《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頁 2352。
- 13 章學誠（1738–1801）：「六經之文，皆周公之舊典，以其出於官守而皆為憲章，故述之而無所用作……蓋官司典常為經，而師儒講習為傳，其體判然有別，非謂聖人之書有優有劣也。」見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三，頁 75。
- 14 《漢書·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虛六藝之文。六（學）〔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見《漢書》，卷八八，〈儒林傳〉，頁 3589。校語曰：「六（學）〔藝〕者，景祐本作『藝』。王念孫說作『藝』是。」按：「六學」之名非班固首創，董仲舒（前 179？–前 104？）《春秋繁露》早已用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見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一，〈玉杯第二〉，頁 35。
- 15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10。
- 16 孔子當然是不會接受這樣崇高的美譽的。《論語·述而》：「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01。

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sup>17</sup>

在太子友看來，齊伐「有孔子之教」的魯是錯的。至戰國之末，孔子學說已成為顯學，<sup>18</sup> 朝廷不能無視「孔子之教」，而孔門後學則是一股民間力量，更不能忽視。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秦始皇（前 259–前 210）下令阬殺術士諸生，太子扶蘇（前 242–前 210）就進言勸阻：

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sup>19</sup>

扶蘇以「諸生皆誦法孔子」與「天下不安」作為勸止始皇政策的諫言，可見孔子學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及孔子在時人心目中的地位，並沒有因為哲人其萎而有所動搖。即使經歷過焚書阬儒，「孔子之教」仍然發揮作用。陳勝（前 208 年卒）與吳廣（前 208 年卒）山東起事，秦二世（前 230–前 207）召問博士諸儒生，博士諸生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裴駟《史記集解》引臣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sup>20</sup>《公羊傳》正是「孔子之教」。從太子友和扶蘇的諫言，以及秦博士諸生的對問可見：「孔子之教」是一個衡量政事決策的準則。

17 見周生春撰：《吳越春秋輯校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夫差內傳第五〉，頁 87。

18 《韓非子·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見張覺撰：《韓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234。

19 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 329。結果「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20 《史記》，卷九九，〈劉敬叔孫通列傳〉，頁 3294–3295。按：今本《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作：「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見陳立撰，劉尚慈點校：《公羊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頁 977。

自春秋末以還，孔子以其為「重言」之故，<sup>21</sup> 每為學者所稱引，或以孔子為立論根據，或以孔子為批評對象。<sup>22</sup> 至漢武帝（前 156–前 87）之世，「孔子之教」在政治上更起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前 179–前 104）在〈賢良對策〉中就向武帝建言：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sup>23</sup>

董仲舒從其《春秋》公羊學的角度看到「孔子之教」和「六藝」對治理天下極其重要：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取代「百家殊方」，於是「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能達致「民知所從」的大一統管治。董仲舒的建議很符合漢武帝大一統帝國的意識形態。

對於「『六藝』之科」的作用，與董仲舒同代的後輩司馬遷另有更精要的概括：「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sup>24</sup> 司馬遷引用的仍是孔子。至於「孔子之術」則在於整理《詩》、《書》、《禮》、《樂》，<sup>25</sup> 並以之施教：「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sup>26</sup> 然則董仲舒所謂的「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其實質內涵仍是治理天下與教化。司馬遷在〈孔

21 《莊子·寓言》：「重言十七。」林希逸（1193–1271）《南華真經口義》：「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見林希逸撰，周啟成校注：《莊子虞齋口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431。

22 例如《莊子》就不時譏評孔子。

23 《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頁2523。

24 《史記》，卷一二六，〈滑稽列傳〉，頁3885。

25 同上注，卷四七，〈孔子世家〉，頁2344–2345。《漢書·敘傳下》「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就是對孔子整理文獻的簡要概括。

26 同上注，頁2347。

子世家·贊〉中說：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sup>27</sup>

既曰「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則孔子就不僅僅是衡量政事決策的準則，也是衡量學術的準則了。體現在〈漢志〉裡，也應該是「學者宗之」，並且「折中於夫子」。更清楚的說法是：折中於孔子「六學」。

漢成帝（劉鶯，前 51–前 7）河平三年（前 26）詔劉向領校群書始，至劉向卒後，漢哀帝（劉欣，前 26–前 1）又再詔其子劉歆「卒父前業」。經過多年努力，父子二人已把中祕散亂的文獻整理成一批極豐厚的成果。劉歆再進一步將群書分類歸派，寫成《七略》，以建構各家學術的源流統屬及擬定各種文獻的優次排序。這都是班固作〈漢志〉時必需的資源。〈敘傳下〉謂〈漢志〉的寫法是「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所謂「爰著目錄」，就是為已整理的文獻編寫一個綜合目錄，給諸家文獻安排一個位置，以呈現其學術價值的高下：愈被認為具治理天下與教化意義的文獻其價值就愈高，也排得愈前，而價值愈低就排得愈後。排序極富等級意味。例如「於道最為高」的儒家排在〈諸子略〉之首，表示它最具治理天下與教化的意義；而「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的小說家則居末。班固透過這個綜合目錄的文獻著錄來架設一個學術位階結構，藉以透現出其宏大的理念，這就是他所說的「洪烈」。〈敘傳下〉其實已提出了一個解讀〈漢志〉的方法：從治理天下與教化的角度來解讀〈漢志〉這個位階結構，並以孔子「六學」作為判斷諸家文獻高下輕重的準則。

### 三、孔子「六學」與孔子語在〈藝文志〉中的體現

孔子「六學」是孔子對「六藝」經傳文本的詮釋，而〈漢志〉除

27 同上注，頁 2356。

了引用「六學」外，還引用了不少經傳以外的孔子語。所謂孔子語主要是來自《論語》、《孝經》等書，此外還有失其出處的「孔子曰」。

〈六藝略〉是孔子「六學」固不必辭費，至於其他五〈略〉雖然未至於處處援引，但引用孔子「六學」和孔子語作為解讀文獻的指導原則者仍然很多。試表列並略加析述如下。

表 1 〈諸子略〉引「六學」及孔子語<sup>28</sup>

〈諸子略〉	序文	「六學」及孔子語
儒家	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頁 1728）	明言游於六學，又引《論語·衛靈公》孔子語。 <sup>29</sup>
道家	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頁 1732）	引《易》謙卦爻辭，又引《書·堯典》：「允恭克讓。」 <sup>30</sup>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頁 1734）	引《書·堯典》：「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sup>31</sup>
法家	《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頁 1736）	引《易·噬嗑·象辭》：「先王以明罰勅法」。 <sup>32</sup>
名家	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頁 1737）	引《左傳》莊公十八年文、《論語·子路》孔子語。 <sup>33</sup>

28 按：表中引《漢書·藝文志》皆以括號標示頁碼於引文末，不另出注，以省篇幅。下表皆同。

29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66。

30 「謙謙」即「謙謙」，見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 197。「克讓」即「克讓」，見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 35。

31 見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頁 38。

32 見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頁 239。

33 「名位」二句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 207。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42。

〈諸子略〉	序文	「六學」及孔子語
墨家	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頁 1738） <sup>34</sup>	引《左傳》桓公二年臧哀伯諫桓公（約前 731–前 694）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sup>35</sup> 「三老五更」見《禮記·文王世子》、《禮記·樂記》、《禮記·祭義》；「選士」見《禮記·王制》、「大射」見《儀禮·大射儀》。
縱橫家	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頁 1740）	引《論語·子路》及〈憲問〉孔子語。 <sup>36</sup>
雜家	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頁 1742）	未見引用孔子語或六學。
農家	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頁 1743）	引《書·洪範》：「八政：一曰食」，又引《論語·堯曰》孔子語。 <sup>37</sup>
小說家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頁 1745）	引《論語·子張》孔子語。 <sup>38</sup>

34 顧實（1878–1956）：「此蓋釋墨家之術，出自周清廟之守也。故《左氏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桓二年）。此貴儉之所出也。其餘養三老五更，選士大射，宗祀嚴父，順四時而行，以孝視天下，無一不可附會《孝經》、《三禮》而為之辭。」見氏著：《漢書藝文志講疏》（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頁 154–155。

35 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86。

36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43、155。

37 見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頁 54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94。

38 今《論語·子張》作子夏語。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88。

〈諸子略〉	序文	「六學」及孔子語
大序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痛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頁 1746）	引《易·繫辭下》與孔子語， <sup>39</sup> 並明言以「六藝」之術為「舍短取長」的準則。

諸子因為在某個方面符合孔子「六學」，所以被班固稱許有「所長」。當中只有雜家未見引用孔子或「六學」，不過既然雜家「兼儒、墨，合名、法」，則雜家應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孔子「六學」的。從孔子「六學」的角度看諸子，諸子各有長短，「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只要有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諸子之徒仍是治理天下的「股肱之材」，所以大序謂「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而孔子「六學」就是「舍短取長」的準則。

表 2 〈詩賦略〉引「六學」及孔子語

〈詩賦略〉	序文	「六學」及孔子語
大序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頁 1755-1756）	引《詩·鄘風·定之方中》「終然允臧」《毛傳》：「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可以為大夫。」又引《論語·季氏》孔子語。 <sup>40</sup>

「感物造耑，材知深美」的詩賦作者應該是「可與圖事」的大夫，在外交上能以微言相感，稱詩諭志，以見人之賢不肖與國之盛衰。著眼的仍是治理天下。

39 見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頁 636。

40 見毛亨傳，鄭玄箋，陸德明音義，孔祥軍點校：《毛詩傳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 7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73。

表 3 〈兵書略〉引「六學」及孔子語

〈兵書略〉	序文	「六學」及孔子語
大序	……〈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頁 1762)	引《易·繫辭下》、《書·洪範》、《論語·顏淵》及〈子路〉孔子語。 <sup>41</sup> 《司馬法》見載於〈六藝略·禮〉。 按：〈兵書略〉中「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類文獻的小序未見引用孔子語或六學。

軍事當然重要，孔子甚至認為要「教民戰」，但兵乃凶器，必須加以制約，而制約的準則是：「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王者之師應該是「克亂而濟百姓」。

表 4 〈數術略〉引「六學」及孔子語

〈數術略〉	序文	「六學」及孔子語
天文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殫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王，此所以兩有患也。(頁 1765)	引《易·賁·彖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sup>42</sup>
曆譜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頁 1767)	引《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sup>43</sup>

41 見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頁 630。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頁 45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34、148。

42 見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頁 246。

43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93、195。

〈數術略〉	序文	「六學」及孔子語
五行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曆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寤以相亂。（頁 1769）	引《書·洪範》。 <sup>44</sup>
蓍龜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頁 1771）	引《書·洪範》、《易·繫辭上》、《易·蒙·彖辭》：「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雅·小旻》：「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sup>45</sup>

44 見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頁 452、454。

45 見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頁 467。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頁 107、604。毛亨傳，鄭玄箋，陸德明音義，孔祥軍點校：《毛詩傳箋》，頁 277。

〈數術略〉	序文	「六學」及孔子語
雜占	<p>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旒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託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託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託興，人無譽焉，託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鷓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託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頁 1773）</p>	<p>引《易·繫辭下》、《詩·小雅·斯干》：「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小雅·無羊〉：「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小雅·正月〉：「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又引《商書·咸乂·序》「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商書·高宗彤日·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又引《左傳》莊公十四年申繻對魯莊公（前 706–前 662）問妖事。<sup>46</sup></p>
形法	<p>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頁 1775）</p>	<p>未見引用孔子語或六學。</p>
大序	<p>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頁 1775）</p>	<p>引《易·繫辭下》。<sup>47</sup></p>

漢人相信天人感應與五德終始之說，加之卜筮之書不經秦火，所以有關的文獻不少，可供發揮者不下於諸子。從孔子「六學」看「天文」、「曆譜」、「五行」等文獻，可以看到，天人感應與五德終始本來就為先王所用：「觀景以譴形」，故聖王須聽諫言，要「正曆數」、「定三統服色之制」，進用貌、言、視、聽、思心五事以順五行。

46 見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頁 681。毛亨傳，鄭玄箋，陸德明音義，孔祥軍點校：《毛詩傳箋》，頁 255–256、258、266。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頁 377。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96–197。按：「桑穀共生，大戊以興」出《商書·咸乂·序》，原書已佚，序文又見引於《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顏師古注：「《商書·咸乂》之序也。其書亡。」見《漢書》，卷二七，〈五行志〉，頁 1410。

47 見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頁 669。

這些都關乎治理天下。至於「蓍龜」與「雜占」雖然也肯定天人感應，但是蓍龜「婁煩卜筮，神明不應」，雜占使「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託之見」，二者都是需要加以指正的：卜筮與占問應該適可而止，「稽諸躬」才是務實。「形法」小序未引孔子「六學」，但謂「非有鬼神，數自然也」，亦意在抑制事事問鬼神而妄顧人事。大序引《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顏師古（581–645）注：「言道由人行。」強調的正是人事。

表 5 〈方技略〉引「六學」及孔子語

〈方技略〉	序文	「六學」及孔子語
房中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頁 1779）	引《左傳》昭公元年醫和對晉平公（前 532 年卒）病而有「女不可近乎」之問：「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 <sup>48</sup>
神僊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頁 1780）	引《禮記·中庸》：「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sup>49</sup> 按：〈方技略〉中「醫經」、「經方」兩類文獻的小序未見引用孔子「六學」。
大序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頁 1780）	「生生」見《易·繫辭上》：「生生之謂易」。 <sup>50</sup>

〈方技略〉也沒有離開治國與教化。大序肯定方技是「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對於「醫經」與「經方」無異議，但對於「房中」與「神僊」卻有異辭：房中要「樂而有節」，否則「生疾而隕性命」；至於專務神僊者更「非聖王之所以教」，必須予以否定。節制與否定這些思想都關乎教化。雖然「醫經」、「經方」兩類文獻的小序未見引用孔子「六學」，但大序謂「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應

48 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頁 1221。

4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1。

50 見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頁 561。

該是借「醫經」與「經方」為題以發揮《左傳》之義。

五〈略〉序文引用「六藝」經傳與孔子語的情況已分別析述如上，以下試再整合五〈略〉稱引的分布。

表 6 〈漢志〉五〈略〉序文引「六藝」經傳與孔子語

諸略	序文	「六藝」經傳					孔子語
		《易》	《書》	《詩》	《禮》	《春秋》	
諸子	儒家	/	/	/	/	/	《論語·子張》
	道家	〈謙·爻辭〉	〈堯典〉	/	/	/	/
	陰陽家	/	〈堯典〉	/	/	/	/
	法家	〈噬嗑·象辭〉	/	/	/	/	/
	名家	/	/	/	/	《左傳》	《論語·子路》
	墨家	/	/	/	《禮記》*、 《禮記·王制》、 《儀禮》	《左傳》	/
	縱橫家	/	/	/	/	/	《論語·子路》及〈憲問〉
	雜家	/	/	/	/	/	/
	農家	/	〈洪範〉	/	/	/	《論語·堯曰》
	小說家	/	/	/	/	/	《論語·子張》
	大序	〈繫辭下〉	/	/	/	/	孔子語
詩賦	大序	/	/	〈定之方中·毛傳〉	/	/	《論語·季氏》
兵書	兵權謀	/	/	/	/	/	/
	兵形勢	/	/	/	/	/	/
	兵陰陽	/	/	/	/	/	/
	兵技巧	/	/	/	/	/	/
	大序	〈繫辭下〉	〈洪範〉	/	《司馬法》	/	《論語·顏淵》及〈子路〉

諸略	序文	「六藝」經傳					孔子語
		《易》	《書》	《詩》	《禮》	《春秋》	
數術	天文	〈賁·彖辭〉	/	/	/	/	/
	曆譜	/	/	/	/	/	《論語·堯曰》
	五行	/	〈洪範〉	/	/	/	/
	蓍龜	〈蒙卦·彖辭〉、〈繫辭上〉	〈洪範〉	〈小旻〉	/	/	/
	雜占	〈繫辭下〉	〈咸義·序〉、〈高宗彤日·序〉	〈斯干〉、〈無羊〉、〈正月〉	/	《左傳》	/
	形法	/	/	/	/	/	/
方技	大序	〈繫辭下〉	/	/	/	/	/
	醫經	/	/	/	/	/	/
	經方	/	/	/	/	/	/
	房中	/	/	/	/	《左傳》	/
	神僊	/	/	/	〈中庸〉		/
徵引	大序	〈繫辭上〉	/	/	/	/	/
	引經	2次	6次	4次	1次	0次	(不適用)
	引傳/序	8次	2次	1次	4次	4次	(不適用)
	合計	10次	8次	5次	5次	4次	11次
備注： 表中數字依序文明引「六藝」及孔子語為主，一序之中引用同一文獻之不同篇章，各分別計算，如〈兵書略·大序〉引《論語·顏淵》及〈子路〉，計引用2次。 * 墨家「三老五更」見《禮記·文王世子》、《禮記·樂記》、《禮記·祭義》，未能遽定引用所據，但既從《禮記》「三老五更」觀點看墨家，其觀點則一，所以算引《禮記》1次。「選士」見《禮記·王制》，是另一篇，故另算1次。							

從上表 6 可見，五〈略〉序文引「六藝」傳文和《論語》比引經文要多，特別是《易傳》，當中又以〈繫辭〉較為突出。<sup>51</sup> 這種情

51 序文之多引《易》，秦瀾珈謂：「單從〈漢志〉45處引言中引《易》15處而引孔子言論11處，就能說明〈漢志〉的主導精神。《易》是一本關於『卜筮』的書，在兩

況也見於〈六藝略〉。試整理〈六藝略〉的徵引情況如下：

表 7 〈六藝略〉序文引「六藝」經傳與孔子語

序文	「六藝」經傳					孔子之言
	《易》	《書》	《詩》	《禮》	《春秋》	
《易》	〈繫辭下〉	/	/	/	/	/
《書》	〈繫辭上〉	/	/	/	/	/
《詩》	/	〈堯典〉	/	《禮記·王制》	/	/
《禮》	〈序卦〉	/	/	《禮記》①	/	/
《樂》	〈豫·象辭〉	/	/	/	/	「孔子曰」②
《春秋》	/	/	/	《禮記·玉藻》	/	《論語·八佾》
《論語》	/	/	/	/	/	(自是孔子語)
《孝經》	/	/	/	/	/	《孝經·三才》
小學	〈繫辭下〉、 〈夬·卦辭〉	/	/	《周官·保氏》③	/	《論語·衛靈公》
大序	〈繫辭上〉	/	/	/	/	/
引經	1 次	1 次	0 次	1 次	0 次	(不適用)
引傳	6 次	0 次	0 次	3 次	0 次	(不適用)
合計	7 次	1 次	0 次	4 次	0 次	4 次

備注：  
 ①《禮》序有「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句，語見〈中庸〉、〈禮器〉，未能遽定所本，故作引《禮記》論。  
 ②《樂》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句，見於《孝經·廣要道》及《禮記·經解》，未能遽定所本，既俱云「孔子曰」，則是孔子語無疑。  
 ③〈六藝略·禮〉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小學》序所云《周官·保氏》者，應指《周官經》言。漢人所謂《禮》經一般指《儀禮》言，非《周官》。《周官》名經，是古文家言。〈漢志〉用古文說，故作引經計。

漢時期，單獨使用儒家思想道義加強統治還不夠，不能解釋的世間萬物太多。大局之下，天命極為重要，讖緯的興起和昌盛，讓《易》帶上了不一樣的色彩。儒家思想畢竟是建立在人性遵循的基礎上，《易》則是讓被統治的人民打從心底裡相信天地萬物運行的總則。」參看秦瀾珈：〈近代《漢書·藝文志》目錄學的研究成果〉，《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1期，頁151-152。按：秦文謂引《易》是為了加強統治，「讓被統治的人民打從心底裡相信天地萬物運行的總則」云云，恐未必然，〈漢志〉當時的讀者是君主而不是人民。至於徵引《易》與孔子語的數量，未詳其徵引準則，似與本文不同，故計算結果亦異。多引《易》傳與孔子言論的意義詳下文。

諸〈略〉序文之所以多引《易》，首先應該從〈漢志〉本身的說法來理解：

五者（引者按：《書》、《詩》、《禮》、《樂》、《春秋》），蓋五常（引者按：仁義禮知信）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sup>52</sup>

因為《易》是其他《五經》之原，所以引用《易》。這不難理解，但多引《易傳》而不是多引經文，就值得思考了。

漢人都相信《易傳》出自孔子之手。《孔子世家》謂：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sup>53</sup>

〈漢志〉謂：

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引者按：伏羲、周文王、孔子），世歷三古。<sup>54</sup>

可見所謂《易傳》，在漢人心目中，其實都是孔子語。《易》以外其他經書的傳文都是出於儒門後學之手，就只有《易傳》由聖人孔子親自撰寫。在「人更三聖」的背景下，經與傳構成了一個緊密的系統，具有絕對的神聖性，故能為其他《五經》之原，地位最高。《易

52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頁 1723。

53 《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頁 2334。

54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頁 1704。

傳》雖名為「傳」，但其實質意義等同「經」，而《易傳》當中又以〈繫辭〉上下篇的篇幅最大，義理的闡述最詳盡，所以六〈略〉引用較多。然則多引《易傳》與《論語》，其實就是多引孔子語。此外，《孝經》是「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sup>55</sup>也是孔子語，至於其他傳文如《毛傳》、《禮記》、《左傳》等，則是七十子後學或其他儒門學者對經典的詮釋，當然仍以孔子的思想為準。孔子「六學」依據的是經文，而大義則見於傳文和孔子語。可以說：〈漢志〉主要用孔子語來判別諸家思想的高下和文獻的價值輕重與運用，其次才是經文。沒有孔子語的詮釋，「六藝」就難以稱為「六學」。愈切合孔子「六學」者愈受肯定，有關的文獻也愈被視為具有治理天下或教化的意義。

自七十子去世後，後人對「六藝」大義的把握便有所乖離，甚至說法各異，導致「《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幸而孔子的「微言」仍清楚明白地寫在《易傳》、《論語》和《孝經》等文獻中，沒有隨孔子的逝世而湮滅。因此，後人對「大義」的理解若遇上分歧，最妥善的方法就是質正於孔子留下的「微言」。揚雄（前 53-18）《法言·吾子》謂「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sup>56</sup>〈漢志〉也無非是「折諸聖」，「亡則書」，若只謂「折中六藝」，則尚有一間未達。<sup>57</sup>「於道最為高」的儒家尚且要「折諸聖」，其他諸子就更理當如此了。可以說，九流十家之好與壞，皆以孔子語為評

55 同上注，頁 1719。

56 揚雄撰，韓敬注：《法言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46。

57 金仕起以「折中六藝」來描述〈漢志〉的學術立場，認為〈漢志〉以「藝文」命名，已「寓有折中六藝、尊尚孔子的指意」，而「因史繫書」、「先經後傳」與將「諸子視為王官流亞、六藝之輔翼」、以儒家為諸子之首，都是折中六藝的表現。金仕起詳列了〈漢志〉諸序文引「六藝」經傳與孔子語的情況，並輔以劉向、歆父子之作，謂「也都廣泛徵引六藝經傳，或間接本其故事，作為撮錄古書指意、闡明源流或辨其得失的準據。」詳金仕起：〈《漢書·藝文志》的方技史圖像——從其學術立場與現實義涵的考察出發〉第二節，《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2 期（2004 年），頁 1-66。金文第二節見頁 8-22。又詳氏著：《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以醫史文本為中心的一個分析》（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 年），頁 161-174。按：金文把經傳與孔子渾言曰「六藝」，不作區分，似未夠準確。只要加以區分，就能清楚看到「折諸聖」的說法才是準確的描述。

論的依據，合孔子語者則為好，否則為壞，當中的是是非非皆以此為準繩。孔子與諸子的關係，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有孔子「六學」作為「舍短取長」的準則，就無懼諸子「衆言淆亂」，亦不會「莫知所從」（應劭語），而諸子也可以為「明王聖主」所用。〈漢志〉之所以多引《論語》與《易傳》，理由在此。

#### 四、古文：〈藝文志〉治國理念的經學依據

秦始皇焚書之後，即使是同一部經書也分出了多個本子。要在一經多本的情況下「折諸聖」，又當以何本為據？漢朝廷所立的經學博士都是今文。因為一經有多本之故，所以朝廷一經設有幾位不同家派的博士，不同家派的今文家都各有自己的本子。劉歆《七略》及其後身〈漢志〉所選定的本子又與當時的今文諸家不同，而選定本子必然牽涉到劉歆的學術立場及其合理性。學術立場不同未必一定掀起極大的紛爭，但如果影響到既得利益者的政治權力與利祿名位，紛爭就在所難免了。劉歆與今文家之間的衝突正是如此。

《七略》已佚，只能從〈漢志〉徵引的本子看劉歆的取向。除了孔子語之外，〈漢志〉序文還引用到《毛傳》、《周官》與《左傳》，這些都是古文經傳，劉歆曾力主立為博士。<sup>58</sup> 班固「因《七略》之辭」而作〈漢志〉，所以〈漢志〉受劉歆學說的影響，帶有古文經學的色彩，自是情理之中。「六藝」的今古文經典籍在〈漢志〉裡都有著錄，但編排卻以古文經的次第為序：《易》、《書》、《詩》、《禮》、《樂》、《春秋》。這正是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所用的次第。<sup>59</sup> 〈漢志〉固然出於班固之手，不過背後卻站著劉歆：「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sup>60</sup> 今人研究劉歆的學術思想必須藉由〈漢志〉，原因在此。

58 〈藝文志·六藝·禮〉：「《周官經》六篇。注：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參《漢書》，卷三〇，〈藝文志〉，頁1709。

59 《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頁1968-1969。

60 同上注，頁1967。

劉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sup>61</sup>《漢書》本傳中有一則很出名的記載：

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sup>62</sup>

劉向、歆父子學術取向不同。劉向取今文，劉歆取古文。在劉歆看來，《左傳》是左丘明「親見夫子」後寫成的文獻，而且《左傳》書中確實有不少「仲尼曰」，當然比「傳聞之」的公羊、穀梁更可信。顏師古注「好惡與聖人同」句曰：「《論語》載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sup>63</sup>顏注據《論語·公冶長》。有孔子語支持，《左傳》就更見可信了。劉歆據此類推，欲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為學官，卻遭到今文經博士反對。於是劉歆移書責讓今文經博士「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懷妬嫉」，「不考情實」，「隨聲是非」。<sup>64</sup>言辭甚是激烈，遂引發今古文經之爭。

劉歆奉命校書，無論是今文經還是古文經，只要曾經校讎，都需要著錄。余嘉錫（1884-1956）注意到《漢志》一個著錄上的現象：

《易》之十二篇，《詩》之三百五篇，無不同也。本《志》《書》、《禮》、《春秋》經及《論語》、《孝經》皆今

61 同上注。

62 同上注。

63 同上注，頁 1968。

64 同上注，頁 1970。

古文分著於錄，而《易》、《詩》獨無古文者，以此也。<sup>65</sup>

余嘉錫注意到這現象後，就嘗試解釋「《易》、《詩》獨無古文者」之故。<sup>66</sup> 然而還可以再問的是：為何「本〈志〉《書》、《禮》、《春秋》經及《論語》、《孝經》皆今古文分著於錄」，而不是其他古文典籍？這可以從劉歆的〈移書讓太常博士〉得到線索：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sup>67</sup>

所謂「三事」，就是古文《尚書》、《逸禮》和《左傳》。其實獲得古文書者除了魯恭王（劉餘，前 128 年卒）之外，還有河間獻王（劉德，前 160–前 129）：

65 見余嘉錫：〈《漢書藝文志索隱》選刊稿（序、六藝）上〉，《中國經學》第二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5。

66 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易》，即中祕自有古文《易》。余嘉錫認為：「凡《七略》著錄者，皆向、歆校定後，殺青繕寫奏進之書。此《古文易》藏於中祕者，猶是先秦人手寫古文舊書，向、歆未嘗別寫，故不著錄。」至於《毛詩》，余嘉錫認為「《詩》雖焚，而人自能諷誦，無所亡失」，「毛詩之與三家，亦僅字句小異而已」。見余嘉錫：〈《漢書藝文志索隱》選刊稿（序、六藝）上〉，頁 5。余說較簡略。王國維（1877–1927）〈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認為〈漢志〉本不言《毛詩》為古文，因為〈河間獻王傳〉所得古文舊書並無《毛詩》，至後漢始與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並稱，「當以三者同為未列學官之學，非以其同為古文也。」又謂「其實《毛詩》當小毛公、貫長卿之時，已不復有古文本矣。」詳氏著：《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322。按：今考《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所得書中確未見《毛詩》。〈六藝略·詩〉：「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參《漢書》，卷三〇，〈藝文志〉，頁 1708。當中亦不言《毛詩》為古文，只是說毛公自稱其學是「子夏所傳」而已。

67 《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頁 1969–1970。

（引者按：河間獻王德）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sup>68</sup>

河間獻王所得的書「與漢朝等」，可見其數量與種類之多，當中還有《周官》、《禮記》等後來備受重視的典籍；而魯恭王所得的書，許慎著《說文解字·序》謂：「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sup>69</sup> 在數量及種類上都不及河間獻王，然而劉歆選擇的卻是魯恭王書，原因很清楚：同樣都是古文，河間獻王「從民得善書」，魯恭王則是「壞孔子宅」而得書，即魯恭王書更接近孔子。僅此一項，在劉歆看來就已經更勝一籌了，因為古文經書保證了古文經學家對孔子的「微言大義」有詮釋權，而孔宅古文更是保證中之有力者。劉歆譴責今文經學家的根據正是孔宅古文，其神聖性更無可質疑。面對如山鐵證，今文家龔勝（前 68-11）也只好「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sup>70</sup> 選定了古文，也就奠定了《七略》及後來〈漢志〉的古文經學立場了。

再看許慎序，除了《禮記》外，其他四部書都是余嘉錫所說的「皆今古文分著於錄」的典籍。〈移書讓太常博士〉沒提及《禮記》，卻說「《逸禮》有三十九」。依劉歆說，許慎序的「《禮記》」應作「《逸禮》」或「《禮》」，〈六藝略·禮〉就說：「《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換言之，余嘉錫所標出的五部書，全都是魯恭王書，都出自孔子宅。這五部書又豈止「皆今古文分著於錄」？

68 同上注，卷五三，〈景十三王傳〉，頁 2410。

69 見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 761。

70 《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頁 1972。

直是《七略》中該類文獻著錄的第一部。今〈漢志〉的著錄就是先古文然後才是今文。從「六藝」的次第排序與著錄先後來看，其崇古抑今的取向甚是明顯。至於《論語》和《孝經》雖然是傳，但因為二書都是孔子語，其重要性不下於經，所以〈六藝略〉也分別獨立著錄，而且都以古文為著錄的第一部。既然連孔子語都有孔宅古文，則經文的「大義」就有更可靠的古文本「微言」供質正，「折諸聖」也就更可能了。〈漢志〉開頭說的「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的憂慮，應該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漢人明白，誰對孔子有詮釋權，誰就能指導國家，影響施政。今文經出於漢初，於是先得到了這個詮釋權，也先得到了利祿。在今文家的詮釋之下，孔子是「素王」，<sup>71</sup>作《春秋》是「為漢定道」。<sup>72</sup>古文家當然也尊孔子為「聖人」，卻不視孔子為「素王」。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只是說孔子「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sup>73</sup>「紀帝王之道」比「為漢定道」平實得多。孔子之制《春秋》，〈六藝略·春秋〉謂：

（引者按：孔子）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

71 如董仲舒〈賢良對策〉：「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參《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頁 2509。劉向《說苑·貴德》：「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參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95。

72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簡稱〈禮器碑〉）語。見天津市古籍書店編輯室：《明拓禮器碑》（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8 年），頁 6。

73 《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頁 1968。

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sup>74</sup>

《公羊》、《穀梁》等今文是「末世口說流行」的「學官」，而「夫子不以空言說經」，所以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言皆有據可考，因此「《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也就更能指導國家。可見劉歆是從「論治國之道皆有真實文獻可據」這角度來衡量「口說流行」的今文經的。尤有進者，劉歆以「三事」來「考學官所傳」，發現今文「經或脫簡，傳或間編」，經與傳都殘缺，而古文經卻無此弊，所以古文理應得到承認：

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引者按：指《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sup>75</sup>

「禮失求之於野」是孔子語，〈諸子略〉就引用過。至於「傳曰」，顏師古注曰：「《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sup>76</sup> 顏注據《論語·子張》。孔子語和七十子語劉歆都引用了。孔子與七十子都是當時學者所公認的準則，今文經學者言孔子，劉歆亦言孔子，更引用孔子語和七十子語，既據此證明古文經的實物文獻比今文經師的口說耳聞更完整可靠，也從古文經書那裡獲得了對孔子的詮釋權。劉歆正是運用「折諸聖」與「亡則書」的策略來衡量今古文經價值的高下，和立足於朝廷的合理性。「傳聞之」的今文經「義雖相反，猶並置之」

74 同上注，卷三〇，〈藝文志〉，頁 1715。

75 同上注，卷三六，〈楚元王傳〉，頁 1971。

76 同上注。

於學官，古文經作為「猶愈於野」的真實文獻就更應該立為學官了。

今古文經之爭，固然是爭學術、爭利祿，但更具深層意義的，是爭奪對治國理念與教化理念的詮釋權，所以他們要爭奪孔子：孔子是為漢定道的素王還是衡量一切學術思想的準則？自高祖劉邦（前 256–前 247）立國始，漢人就思考如何才可長治久安以避免重蹈秦代國祚短暫的覆轍。今古文經學家都認為自己能夠回答問題。可見今古文經之爭除了利祿與學術地位，還爭文化理念的選擇，進而指導國家的發展路向。今文家主要用讖緯與災祥來回答問題，而古文家則主要用孔子「六學」與孔子語作答。〈漢志〉就是古文經學家所提出的其中一份答卷。

## 五、結語：孔子從古文書走進《七略》之後又走進〈藝文志〉

劉歆的移書觸怒了今文家。《漢書》謂「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sup>77</sup> 今文家師丹（3 年卒）的奏書內容是針對劉歆個人，並非學術回應。今文家如何在學術上面對古文經傳的挑戰，今已難詳考。至於諸子，也因為文獻闕如而未知今文家如何在學術上作回應，但人皆知道董仲舒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換言之，今天看到的，是今文家在政治上對古文和諸子的抑壓。

終西漢之世，古文經都不曾立為學官，朝廷始終只設今文博士。劉歆對此莫可奈何，但他對今古文經和諸子學術的態度卻反映到〈漢志〉諸〈略〉裡去。後人都注意到〈六藝略〉大序批評今文經「碎義逃難」，<sup>78</sup> 但從其先古文後今文的著錄方式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劉歆的立場取向：今文沒有被否認，但古文經傳要比今文優

77 同上注，頁 1972。

78 〈六藝略〉大序：「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參《漢書》，卷三〇，〈藝文志〉，頁 1723。

勝，因為古文比今文完整，最重要的是更接近孔子，所以置今文的地位於古文之後。對於諸子，劉歆並非禁絕之，而是善用之：把百家學術則收攝於「六藝」之下，並以孔子「六學」和孔子語來評量其學術對治理天下和教化的功能，符合者許為有「所長」，如諸子；放任自流便易生事故者制約之，如兵書；未見符合而又不舐觸者暫置不論，如「刑法」類文獻；其不合者端正之，如「神僊」類文獻。如此，諸家文獻的價值高低、功能大小、用途廣狹與運用宜忌就呈現出來了。

不妨說：劉歆讓古文書裡的孔子走進《七略》，而班固再讓孔子從《七略》走進《漢志》。《漢志》根據這位孔子的評量結果給各種文獻安排一個位置，展現成一份目錄：書籍之間各有統屬，從而組成了一個理想化的學術位階結構。《楚元王傳·贊》曰：「《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sup>79</sup>簡潔的兩句評語已經概括了《七略》的成就。治國者按此位階結構運用文獻，就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如果相信學術出於王官，則這個學術位階結構一旦對應為職官，就是一個理想化的治國體制；君主只須站在「六藝」的本位上便可指揮百官。收攝百家而駕御之，其實就是漢帝國大一統意識的一種體現。就崇尚大一統而言，今古文家無別。雖然博士官的位置被今文家所佔據，但古文家一樣可以透過學術位階的設計向君主展示治國方略，在文化理念的層面上指導國家。

司馬遷早已言之：「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sup>80</sup>「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sup>81</sup>太史公之言很適合借來描述孔子在《漢志》中的角色：既是古文經學派衡量今文經可靠度的準則，也是衡量諸子學術文獻在治理天下和教化兩方面的功能的準則，而並非如趙紀彬所言的「中國哲學史開山祖」，也不是李零和溫淩源所說的作為學術的源頭。

79 《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頁 1972-1973。

80 《史記》，卷六一，〈伯夷列傳〉，頁 2581。

81 同上注，卷四七，〈孔子世家〉，頁 2356。

## 引用書目

- 天津市古籍書店編輯室編：《明拓禮器碑》。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8年。
- 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毛亨傳，鄭玄箋，陸德明音義，孔祥軍點校：《毛詩傳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王國維：〈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收入氏著：《觀堂集林》，頁320-327。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任莉莉：《七錄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余嘉錫：〈《漢書藝文志索隱》選刊稿（序、六藝）上〉。《中國經學》第二輯，頁1-13。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李零：《蘭臺萬卷：讀〈漢書·藝文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
- 邢義田：《畫外之意——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研究》。臺北：三民書局，2018年。
- ：〈漢代孔子見老子畫像的社會思想史意義〉。《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5期（2017年），頁23-72。
-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林希逸撰，周啟成校注：《莊子肅齋口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金仕起：〈《漢書·藝文志》的方技史圖像——從其學術立場與現實義涵的考察出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2期（2004年），頁1-66。

- ：《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以醫史文本為中心的一個分析》。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
- 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秦瀾珈：〈近代《漢書·藝文志》目錄學的研究成果〉。《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1期，頁151-152。
- 翁聖峰：〈《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敘》析論——就五四以來的相關論爭入手〉。《輔大中研所學刊》1996年第6期，頁75-90。
-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 張覺撰：《韓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陳立撰，劉尚慈點校：《公羊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揚雄撰，韓敬注：《法言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
- 黃麗麗：〈試論《漢書·藝文志》「諸子出於王官」說（上）〉。《中國歷史文物》1999年第1期，頁61-73。
-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溫浚源：《〈漢書·藝文志〉講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 趙紀彬：〈《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東釋〉。《史學月刊》1984年第1期，頁20-26。
- 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劉巍：《中國學術之近代命運》。桃園：昌明文化出版社，2018年。
- 鄧駿捷：〈「諸子出於王官」說與漢家學術話語〉。《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9期，頁184-204。
- 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

## A Study on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 the *Han shu*'s 漢書 “Yiwen zhi” 藝文志

YIU To S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outlines Confucius' role in the “Yiwen zhi” 藝文志 (Monograph on arts and letters) section of the *Han shu* 漢書. His role served the so-called Old Text (*guwen* 古文) school of Classicism as both a standard to measure the reliability of New Text (*jinwen* 今文) studies, and as a criterion for evaluating the usefulness of the texts by the “various masters” (*zhu zi* 諸子) with regard to governing and educating the world. Based on its evaluation of Confucius, the “Yiwen zhi” arranges all these texts into a catalogue that represents an idealized academic hierarchy with each text finding its rightful place therein.

**Keywords:** Six Confucian Classics, New Text Studies, Old Text Studies,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